■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——五卅惨案(中国画)

张培成：阅读让绘画更有味道

◆ 黄伟明

■ 张培成近影

和张培成老师相识已有十多年了，但真正交流的机会并不多，回想起来也蛮有趣，我们两次深谈都不约而同地将话题定格在艺术与阅读上。第一次是在2008年，当时张老师任刘海粟美术馆馆长，正好有场法国艺术家作品展的相关目录册找我去翻译，借此，我们便有了一次关于法国现代派艺术背景的探讨；第二次则是去年本报举办“夜光杯全国书画大奖赛”中我们一同担任绘画组评委的时候，出于对某艺术书籍的不同观点及不同侧重的爱好，我们一聊就停不下来。

■ 呐喊(中国画)

创作与真实是两回事

● 记者：现在能坚持阅读、善于阅读的画家越来越少，很多年轻画家只画画完全不看书，最典型的现象就是把参加艺术类高考当成弥补差成绩的手段。对于您来说，阅读对您的生活和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？

■ 张培成：我从中学起就喜欢看书，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不少好处。有时候看到一些美术现象，或者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思考，恰好与曾经看过的书中内容相符相通时，就越发体会到读书的快乐。艺术家就需要大量阅读、补充，才能保持进步。

借这次本报书画善会会员采访的机会，我们聊天的话题还是离不开阅读，我们不仅都是离不开书的“书虫”，并且都是传记文学的忠实读者。张老师说，他退休以后最享受在阳光下读书的时光，不但惬意而且充实。其实，张老师的阅读习惯早在他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养成了，那时候他就对艺术相当感兴趣，可惜在那个年代，美术相关的书籍特别稀少，所以只要是能找到的他几乎都读过。这些积累对他日后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比如他曾读过王朝闻的《喜闻乐见》，里面曾经提到一件刘胡兰雕塑，曾被用绳子固定在广场上；可是在广场上这根绳子显然与环境无法和谐起来，最后被去掉了。这个故事也给张老师的创作一个启示：创作与真实是两回事。“除了读书，我还喜欢出去玩、旅游，因为这样懂得更多、看得更远，在画画的时候也能表达更多东西。

由此，我们又谈到了最近的艺术高考话题，他从自己的经历中由衷地感悟多读书才能让艺术创作不断进步。“现在的艺考重视绘画忽略文化考是很不应该的，很多人甚至在院校毕业后，就从此和书本‘再见’了。其实绘画不是单纯地把东西画下来，仅仅反映真实有摄影不就够了？艺术绘画是要去发现生活、自然中一般人察觉不到的美，再将其传播出去，让人有不一样的体会。阅读能让绘画高于真实。”

当代视觉应审美变通

● 记者：创作过重大历史题材作品的艺术家不少，您的作品却相当令人印象深刻，虽然是中国画却既现代又抽象，用夸张的变形完成大写意和小写意。将历史题材以如此形式加以表现，是否感到矛盾？

■ 张培成：按理不矛盾。很多人觉得会产生矛盾，是因为已经定势地将历史题材作品与写实画上等号了，如果这么理解，那么摄影岂不是更快更简单？在创作之前，先问自己：“为什么而画？”不断创新才能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审美要求。

张老师的国画作品有些与众不同，他的写意、变形，不是刻意沿袭传统国画，还略带有西画的抽象图式，属于他个人的独特与坚持却是显而易见的。他的创作方式讲究和谐，画面结构丰满，注重对于画面上大的整体关系的把握，而相对的一些局部结构往往是点到即可，落笔时的一气呵成使他的每一个笔触都显得轻快自如。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，有时候一个落笔的失误就会让他将画纸一揉，重头来过。他创作的重大题材作品《五卅惨案》不仅原作被中国美术馆收藏，他还应邀为中华艺术宫又作了一幅，即便是这样受到好评的作品，他却还是连称“遗憾”，总觉得还未完成，这正是他对创作永无止境的追求。

张老师对创作形式并不拘泥，唯有两点是他绘画绝不放弃的原则：一是必须画当代，反映现实才有意义；二是定位在中国，这才能使国画具有文化深度。在他看来，国画使用水粉也好，图式受西画影响也罢，都是迎合当代视觉审美的变通。相反，他绝不满足于一成不变的绘画状态，还没下笔就已经知道画好会是什么样子，那有何新鲜感可言？“我喜欢大概有个想法，然后在画的过程中可能不断改变，甚至最后作品和最初设想很不同更好，这样的过程充满对自己的挑战，创作才会愉快。”

全身退下真的很开心

● 记者：您曾经做了刘海粟美术馆馆长将近9年，期间更多地是在为别人服务。如今退休了，应该能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了，而当时担任馆长的工作与艺术创作之间是否冲突？

■ 张培成：当时最大的缺憾是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画画上，当时的创作真的是争分夺秒赶出来的，一有时间就画，阅读活动就只能让步了。不过当馆长也有好处，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不少年轻画家，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多新鲜的思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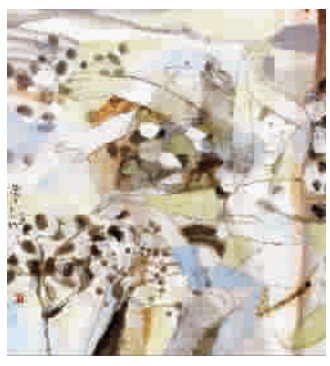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退休在家的张老师坦言“真的很开心”，因为他能卸下管理美术馆时的焦虑和压力，有时间真正为自己而画，尽管今年已经66岁，但他认为自己正是壮年，并不断地在进行创作。

虽然当馆长势必会牺牲作为画家的创作时间，但那段经历却也让他得到了许多别的收获。比如，通过美术馆的展出活动，他和一群年轻画家成了朋友，“我和他们的交流学习是相互的，所以我从来不以长辈、老师的身份跟他们交流，而是很平等的关系。”另外，馆长的经历也让张老师有了更广的接触面，扩大了视野，也让他的创作立足点更高。

谈到“馆长”不得不牺牲画画的时间，他也感叹道：“虽然从画家个人角度在精力上影响太大，但从工作上讲馆长确实需要对专业很懂、涉猎范围广才行。”就说馆内收藏，在张老师担任馆长期间，曾经收藏了不少著名画家的作品，尤其是现代部分，而且不少是以“人情价”收进的。按照张老师的观点，美术馆对外起到的是教育功能，对内则肩负着将美术史以物质形式保存下来的重任。今天的画作，很可能就是百年后的传世经典，以现在能看到的美术史为例，很多艺术家以及作品虽有留名，却没能留画，多令人感到遗憾。如果馆长够懂行，才能以敏锐的眼光发现那些值得收藏的作品，让美术馆成为未来的“实体”美术史。

■ 苦战(中国画)

■ 阳光(中国画)



■ 花儿(中国画)